

第八回 康夢鶴客齋夜夢

詩曰：

靜觀萬物皆前來，是假是真莫細推。
達者談天有可信，癡人說夢終難猜。
豈期情切幽門感，不意心誠微顯開。
留得隻身飄落在，安知離合不奇哉。

卻說康夢鶴在姚安海書館中沉潛讀書，姚安海每日勸他求親。允升道：「小弟今日此來，原為功名，非為婚姻。」安海道：「今日無事，不如同到街市閑遊一耍如何？」允升道：「這個還不妨。」乃攜手同行。正是：

身入桃源溪徑開，問針得線真奇哉。
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又被清風引出來。

二人走不幾步，遇著一個媒婆，安海認得他，把扇招他一招，叫：「張媽住了，我問你。」那張婆笑得忻忻，說道：「我今日有利贖不？姚官人是要抬舉我？」安海道：「你和我蔡兄做媒。」那媒婆將允升一看，說道：「姚官人你不要說謊了。那位官人這等花容玉貌，又這等壯大，還沒有秀才娘，我不信。」安海道：「瞞不得張媽，他前年失了一個佳配，如今是要續弦的。但他發誓必有才貌雙全、如前妻一樣，纔肯娶他，不然，雖終身零落，亦所不惜。我觀世杰之家有一個女子，正是蔡兄佳偶，煩你去求他一求。若是湊合，重重一個禮謝你。」那張婆道：「我看蔡秀才配得他過。但我問你有多少聘禮？」安海道：「才子配佳人，有甚麼聘銀。」張媽道：「這個做不得。他女立誓要才貌夫君，他父又要有財的女婿。每每去求他，有財又無貌，有貌又無才，養到於今，二十歲了，未有下落。我想他一個女，必寂守孤幃，鈞死然後有匹配。這個任是相知亦難撮合。」頭搖手擺，轉身而去。安海道：「這個老賤人，好大膽！不要管他，走罷。」二人遊覽街巷，日將過午，允升道：「回去罷。」過了大街，轉過一灣，望見數株梧桐，四周綠竹，宛如奚林幽居。當時卜玉真嘗遊此竹園，有詩一首為證：

竹柳幽陰日影移，時遊樹下醉忘歸。
閑觀粉蝶雙雙舞，驚得黃鸝處處飛。

時人亦有錄一首為證：

桃開紅錦柳拖金，白玉鋪成綠竹陰。
更有梧桐和月桂，珠璣錯落綴花心。

允升觀了一會，忙問安海道：「這一個所在是誰家景致？」姚安海道：「即卜世杰後園，他的女兒玉真常在這園中玩賞花木。俺不妨到那時看一看。」行了數步，忽見玉真正園內井邊觀女婢汲水灌花。安海引允升密跡潛行，走到後園一堵壞牆處偷看。見得：

柳煙桃露剪春衣，月色花香飄長翳。脣似桃兮腰似柳，臉如花兮膚如脂。立得竿般袅娜，行得萬般旖旎。花魄已消焉敢妒，月魂如動定相依。朱邊引繩舒玉筍，恍然洛浦臨溪遊。園內憑欄映芙蓉，猶如觀音蓮花坐。傅粉的委實羞，畫眉的真是謊。亭亭裊裊，記不盡嬌姿娉婷；悄悄冥冥，描不盡香蓮步穩。

當時有錄五言詩為證：

花柳雖妖冶，終含草木形。
何如閨裏秀，絕色自天生。
允升見了玉真，斷送得眼亂，引惹得心慌，說道：「我試高吟一絕，看他說甚麼？」
偶遇名花惹悶時，陽春和斷求心知。
玉槎會渡天河路，要得嬌娥許一詞。」

玉真聽得有人在牆邊吟詠，把秋波一轉，看見有兩個人躲在牆後，看見一個書生極俊秀，說道：「好個『思慕俊逸』之詩！但不知是那一個詠的？這等思慕之深也。我依韻和他一首。

諸惜傾筐梅落時，靈臺一點有天知。
引繩汲得漿中液，不是同舟無一詞。」

那玉真和詩畢，把小小的雙腳兒輕移房內去了。允升道：「好酬應得快也！」安海道：「憑兩個是好做一首兒的。可惱走得快，亦不等我飽看一會。回去罷。」允升見境傷情，在路中如醉如癡，說道：「這女子行動聲音好似我平娘一樣。」歸至書齋中，愈想愈真，愈憶愈現，莫不是陰靈不泯，真身出現乎？又想到：「若是我平娘妻，為甚麼在這裏？且我在那裏吟詩，他亦捨得不認我？」又轉一念道：「莫不是夢？」正是：

情因境遇愈思前，歡欲來時又淚漣。
此日偏能惹追憶，新弦彈出疑舊弦。

是時，天色已晚，金烏漸漸西墜，玉兔徐徐東升。那允升獨坐無聊，一時困倦，身倚在床板中，頭枕在床欄上，輾轉思想，口念一絕云：

坐對淺燈照悴容，幾聲夜雨落絲絳。
因何柳絮牽花舞，醉殺遊心倒檻中。

允升想了一會，不能成寐，將近半夜，不覺兩目酸澀，心內暗想道：「未知何日得見我平娘妻，不免來去追尋，會他一面，許多受用。」頃刻間，遂別了他鄉客，尋了故國人，早來到即是泉臺路。但見綠楊芳草萋萋，金鳳玉露颯颯，寒氣砭骨，陰冷侵膚。開了玉門關，走到轉鬼司，聽得裏面有婦人聲音，原來我平娘就在這裏。不免敲門。平娘道：「誰敲門哩？」聽了半晌，又道：「這聲音恍似我夫君夢鶴的聲音，他為甚麼到此？待我開門來看。」平娘一看，果是夢鶴，說道：「難得我若恁般心動。」

康夢鶴道：「我這幾日不曾見我賢妻，為你割肚牽腸。虧你昨日在井邊亦舍得不認我，到如今害我這等跋涉。」平娘道：「君差了，妾未嘗到陽間，為何有在井邊？祇因俺六月十四夜，梧桐樹下，石片上，不合雲雨，觸怒天威，城隍申文東獄帝君，把妾拘到陰府究問。帝君憐妾賢德孝慈，不甚拘究，惟責罰我君損了一長子，斷了俺夫妻三年風流債，然後，許再相逢。」康夢鶴道：「聽你這說，我妻你是死了，未曾到陽間？」平娘道：「正是。如今這裏乃是陰府。」夢鶴道：「人死不可復生，賢卿說甚麼日後再相逢？除非是夢中相逢或是待我同到陰會相逢。」平娘道：「君有所不知，那一日，東獄帝君喚注生司官拿簿來看，那司官稟道：『查得蔡平娘于二十二歲身一劫，過了這劫，壽至八十。今身尸朽爛，不可起生。小神查得廣東海陽縣人氏，係庠士卜世杰之女卜玉真，生得容貌才品與蔡平娘恍惚相似，玉真壽數，今年皆終，宜將蔡平娘神魂依在卜玉真尸魄上。』無可憑據，准妾心同而眼異。心同者，使妾將前事一一都記憶得；眼異者，使妾變易人身，將舊人的容貌都忘記得。若要重相會時，必依然記得天后娘娘為媒，簽詩為證，正顯陰光有應。妾即叩謝而出。今幸我君不辭勞若來尋妾，妾身可與君同回陽間。」康夢鶴道：「俺兒子如今在那裏去了？」平娘道：「判在河南開封府去投胎出世了。」康夢鶴道：「俺如今不在漳州家裏住了，現今羈身在潮州府城內姚安海書館中。」平娘道：「妾正要去潮州府城內尋卜玉真了。」二人一路相隨，歡歡喜喜，恰如：

花開花謝更豐，寶鏡重新月復朧。

誰識世間事是戲，那知天下人皆空。

卻說康夢鶴夫妻同到潮州府城內，夢鶴道：「來到這裏，即是我寄寓的書齋了，請賢妻入內，同坐片時。」平娘道：「可有人在在那裏麼？」夢鶴道：「僅小生一人而已，不須驚疑。」平娘即入內對坐，說道：「君這等淒涼，寧不思妾乎？」夢鶴道：「一日十二時，那一時不傷嗟？惟望賢卿垂念。小生自賢卿別後，枕冷衾寒，亦極渴想，今幸得見，希祈憐憫。」平娘道：「自今以後，合當謹慎。」夢鶴道：「如今在書齋內，非猶昔日梧桐樹下之比也。」平娘道：「務宜快些兒，妾要去了。」

兩人正在情濃之際，忽聞敲門之聲，聽得查必明在外叫道：「蔡兄好起來了，天已亮了。」夢鶴翻身驚覺，卻是一夢，遍體困倦。忙忙起來，將門兒推開一看，見紅日已上半壁了。查必明道：「蔡兄好高睡。兄知提學不幾日將到了？」夢鶴道：「文宗到得好！查兄可急急去尋一個府名，便於進考。」查必明又說了些閑話，隨即出來覓府名了，且按下不題。但未知平娘回生之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